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

第二函  
第六冊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五

起戊申漢後主建興六年。○  
盡壬申漢後主延熙十五年。

**考異**

據凡例。後主二字。皆當作帝。凡二

十五年。

六年。

魏太和二年。吳黃武七年。

春正月。魏陷新城。孟達死之。

**質實**

新城郡名。

注見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書法**

孟達嘗書降魏矣。既而書來歸。美反正也。於是特書死之。其為徒義之勸深矣。

**發明**

孟達前叛降魏。既而又復來歸。是迷而能反者也。城陷而殞。遂以死節予之。惟漢有討賊之義。

魏為篡弑之國。是以從違之間。書法如此。

○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群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

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爲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我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豫。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軍應亮。關中響震。魏主獻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之。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而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先是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餘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不敢逼。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拜平參軍。進位封侯。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亮

問鄧芝曰。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也。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不但兵將不相失也。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請須十月為冬。給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辭。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魏曹真復取三郡。以亮懲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之。**集覽**。斜。音茂。淵子名。褒中。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備之。斜。秦嶺。在號州。閿鄉縣南。周回三百里。注見下。子午。子午。辛氏。三秦記。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子。北方。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名。子午谷。按洋州志。子午谷。在州東百六十里。又興元郡縣志云。舊子午道。在州東。安康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綠山避水。橋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卽此路是。橫門。邱閣。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長安城北。面門名也。邱閣。倉敖異名。在橫門外。斜谷。注見成帝元延三年。褒斜。都注見靈帝中。平六年。箕

谷在興元府褒城西北十五里。章蘇州懷谷口詩。念昔  
白衣士。結廬在石門。蓋石門即箕谷口。成帝時鄭子真  
隱居處也。或謂扶風郿縣郿塢即箕谷也。祁山在岷州  
長道縣南十里。開山圖云。漢陽西南祁山。乃九州之名  
阻。天下之奇峻。諸葛亮攻祁山。即此。按岷州今西和州  
是。南安漢屬廣漢郡。為葭萌地。先主改漢壽縣。唐析綿  
谷置三泉縣於縣西南安州。今大安軍是。街亭。徐廣曰。  
天水郡隴西縣有街泉亭。所謂秦亭是也。按方輿勝覽。  
興元府有街亭。注。魏張郃與蜀馬謖戰于此。西縣注見  
靈帝建寧二年。楚殺得臣。而文公喜得臣。姓成。字子玉。  
春秋楚令尹也。先是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文公  
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何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  
也。及楚殺得臣。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孫武注見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斷後軍居後曰斷  
後。亦曰殿師。杜預曰。斷後。兵家之最難。我兵既敗。敵人  
來追。我在後拒之。非有勇者不能也。斷音短。殿。丁練反。  
什物。史記。舜作什器。索隱曰。什。數也。人家常用之器不  
一。故以什為數。猶今言什物。顏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伍。  
二伍為什。則共器物。故謂之什器。亦  
猶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畜謂度也。  
**質實**。一統志云。秦  
藍田縣界。子午谷名。在西安府城南一百里。谷中路連  
南北。故名。鄧芝新野人。箕谷。即箕山。在漢中府褒城縣

北一十五里。一名道人谷。曹真沛國譙人。操族子。祁山在鞏昌府西和縣北七里。山上有城。極嚴固。天水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南安古地名。卽春秋戎羌所居。秦屬隴西郡。東漢末。分立南安郡。三國魏。隴西郡治襄武。南安郡治獠道。晉仍舊。後魏爲隴西。南安。安陽三郡。兼置渭州。後周併爲南安郡。隋廢。後復置隴西郡。唐置渭州。天寶初。改隴西郡。寶應後。陷于吐蕃。宋皇祐中。以渭州地。置古渭寨。熙寧中。改通遠軍。崇寧中。改鞏州。金始爲鞏昌府。元初。改鞏昌路。國朝改爲鞏昌府。屬陝西道。安定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元年。馬謖襄陽宜城人。良之弟。王平。巴西宕渠人。陳倉縣名。注見安帝元初四年。

### 書法

書伐魏。尊漢也。街亭之敗。馬謖爲之。書敗績矣。復書貶亮。其不爲賢者諱何。亮自貶也。書曰。詔

貶。適所以昭平明之治。何諱焉。故自是止書右將軍亮。

### 發明

街亭之敗。違命者馬謖耳。而以丞相亮書之者。權歸主將也。貶官三等。自請者孔明耳。而以詔

貶亮書之者。命出于上也。惟孔明身任討伐之責。事幼主而無貳心。是以所書如此。綱目亦豈私於孔明

哉。

夏四月。魏以徐邈爲涼州刺史。

**質實**

徐邈。蜀人。

邈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乃斬以徇。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五月大旱。○吳人誘魏揚州牧曹休。戰于石亭。大敗之。

吳使鄱陽太守周魴。詐以郡降於魏。魏揚州牧曹休。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之。魏主叡。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八月。吳主權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桓曰。休以親見任。非智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得休。則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戰于石亭。遜令桓。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至夾石。斬獲萬餘。資仗畧盡。初。叡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而休深入與戰。必敗。乃亟進。聞休已敗。而吳遣兵斷夾石。諸將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路絕。進退不能。安危之機。不及終日。今疾進出賊不意。

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而多設旗鼓疑兵。吳人驚退。休乃得還。初達與休不善。至是賴集覽東關縣名。屬梓潼郡。按梓潼。今潼川府是。假黃鉞。鉞

大斧也。餘之以金。故曰黃鉞。大都督本無黃鉞。假與之。所以重其威。夾石。夾本作硤。今安慶府桐城北四十里。南硤。戎是。按吳志。呂蒙伐皖。魏張遼救之。至硤石。聞城已拔。乃就硤石築南硤戍。即此。挂車。挂與掛通。車。昌遮

反。桐城西四十里。有挂車鎮。鎮有挂車嶺。柴路。讀曰若。與寨同。先人以奪其心。先。悉薦反。左傳。宣十二年。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注。先人為備。所以奪敵人之戰心。正誤東關

今按巢縣有東西二關。吳魏相持於此。濡須山。謂之東關。又見集覽本卷末。三國時梓潼屬蜀。非吳地也。柴路。今按柴。去聲。塞斷也。質實周勳。陽羨人。曹休。沛國譙人。操之族子。晚。縣名。注。見獻帝建安四年。朱桓。吳縣

人。全琮。錢塘人。一統志云。挂車嶺。在安慶府城西南四十五里。東關。在廬州府巢縣東南四十里。天下有事。乃必爭之地。吳魏嘗相持於此。

**書法** 漢書遣間誘匈奴。罪誘之者也。此書誘戰何。罪敗者也。兩軍相向。而為所誘。以至敗績。不可以

言智矣。綱目書誘戰四。詳武帝元光二年。而書敗滅者三。皆罪敗者也。

冬十二月。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爲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期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料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

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於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郝昭。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起雲梯。衝車。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為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集覽**。曲。長。凡大將軍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亮擊斬之。魏夏侯淵與蜀黃忠戰於定軍山。淵軍敗。被首。獻帝未。魏夏侯淵與蜀黃忠戰於定軍山。淵軍敗。被殺。秭歸蹉跌。章武二年。自秭歸擊吳。為吳所敗。逆見。猶言豫。**質實**。秭歸。縣名。注見和帝永元十二年。料。散關。注見唐僖宗光啓三年。

魏以公孫淵為遼東太守。**質實**。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初公孫康卒。子淵幼。弟恭立。及淵長。脇奪恭位。上書言狀。待中劉曄曰。公孫氏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魏主不從。因有是命。

### 吳大司馬呂範卒。

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權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及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以是望範。而悅谷。及後統事。以範忠誠。信任之。而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至是以範為大司馬。

### 集覽

陽羨。卽毘陵也。秦屬會稽。太康地記。陽羨縣。本名荆溪。吳越間

謂荆為楚。秦以子楚。故改為陽羨。羨。于線反。料覆。料。計。覆。考也。傳著。猶言虛樁。史。昭曰。傳。符遇反。著也。著。直畧

反。附也。望範。質實。一統志云。陽羨。秦之縣名。漢初屬會稽郡。後屬吳郡。三國吳時。屬吳興郡。

晉置義興郡。隋廢郡。改縣曰義興。以義鄉。國山。臨津。二縣省入。屬常州。唐初改鷄州。尋改南興州。後仍為義興縣。屬常州。宋改宜興縣。元陞為府。尋罷為縣。後復陞為州。本朝復為縣。改屬常州府。

### 書法

於是印綬未下。書大司馬何子賢也。苟賢也。呂範雖印綬未下而卒。書大司馬蔡興宗雖未拜

而卒。書中書監。皆綱目之特筆也。

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

相。**質實**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陰平縣名。注見獻帝初平四年。○夏。四月。吳王

孫權稱皇帝。

吳王權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於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

已乙食矣。昭大慙。汗。權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太子。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

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謝景。范慎。羊衛等為賓客。於是東宮號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則諸葛恪。精識時機。則顧譚。疑辯宏達。則謝

景。究學甄微。則范慎。羊衛私駿之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隱。

集覽

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先曹操

伐吳。張昭勸權迎操。唯周瑜。魯肅。請拒之。今權故云。羊衛。衛。古文道字。甄微。甄察其微妙之指。元遜。諸葛恪字。

子嘿。顧譚字。叔發。謝景字。孝敬。范慎字。質實。一統志云。顧譚。吳郡人。邵之子。范慎。廣陵人。胡綜。固始人。

漢後主建興七年

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

吳主權使以並尊二帝來告。眾皆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更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議者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此皆似是而非也。蓋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圖。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震賀吳。權與盟。約中分。天下。集覽。無上岸之情。謂吳無擊魏之意也。獻帝時。孫權作濡須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質實。陳震。南陽人。孝文卑辭匈奴。事在文帝。今亮故云。六年。先帝優與吳盟。事在昭烈帝章武

二  
年。

# 吳以張昭為輔吳將軍

吳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群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曰昔紂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昭每朝見辭色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群臣莫能屈權復思昭遣中使勞問請見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

## 集覽

武昌今鄂州是故楚之東鄂也漢置江夏郡領

鄂縣獻帝時黃祖為江夏守始於沙羨置屯孫權破黃祖於沙羨遂改武昌釣臺在今壽昌軍北門外大江中

紂糟丘酒池殷本紀紂大最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注太公六韜曰紂為酒池回盤糟丘而牛飲者三千餘人

為輩括地志云酒池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三里中不進見中間因逆旨故不曾敢進見

## 質實

一統志云

武昌即古之鄂邑春秋時楚封鄂王於此又謂之夏沔秦屬南郡漢置江夏郡治沙羨三國時吳分江夏更置

武昌郡。治武昌縣。徙都焉。晉以武昌隸江州。江夏隸荊州。劉宋於江夏縣置江夏郡。兼置郢州。梁分置北新州。隋平陳。改置鄂州。大業初。為江夏郡。唐復為鄂州。天寶初。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為鄂州。屬江南道。元和初。陞武昌軍節度。五代時。唐遙改武昌清軍。南唐復為武昌軍。宋以鄂州屬荆湖北路。元至元中。置鄂州路。大德中。改武昌路。本朝改為武昌府。屬湖廣道。鈞臺在武昌府武昌縣北門外大江中。吳主權嘗駐兵于此。糟丘酒池在大名府濬縣西七十二里。朝歌城南。

秋七月。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

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導諛。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姬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集覽**支子。支。謂庶孽之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多。如木之有枝。

九月。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政府不復增改。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及尚書九官留武昌。南陽劉廙。嘗著先刑

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虞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求見啓誨。騭條時事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且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集覽**

建業。楚威王置金陵邑。以地有

王氣。埋金鎮之。秦改秣陵。吳改建業。晉改丹陽。唐置江寧府。改昇州。宋改建康府。長於刑。長。展兩反。言當以禮

為先也。舜命九賢。禹平水土。棄種百穀。莽敷五教。皐陶明五刑。垂共工。益作虞。伯夷典禮。藝典樂。龍納言。折衝

萬里。詩綿篇。子曰有禦侮。注。武臣折衝曰禦侮。文中子王道篇。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注。謂折兵衝也。戰

國策。蘇秦曰。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信國家之利器。信。誠然也。老子微明章。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又淳風

章。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林希逸云。利器。威權也。人世便利之用。民多威權。則上下不親。國家昏亂。

**質實**

建業。郡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秣陵。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劉廙。安衆人。西陵。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

年。步騭。淮陰人。

冬十月魏立聽訟觀置律博士。

魏主獻常言獄者天下之命因改平望觀為聽訟觀每斷大獄詣觀臨聽之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馬鄭諸儒章句又十餘家至是所當用二萬六千餘條七百七十餘萬言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衛顛奏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者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從之又詔司空陳群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百八十餘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集覽悝枯回反決事比猶言斷例也比毗至反記省矣陳群許人寔孫蕭何定漢律注見高帝十二年質實馬鄭謂馬融鄭玄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書法尺觀矣靈帝光和五年皆譏也此其書聽訟觀何美之也魏主於是能慎罰矣綱目書觀七魏聽訟是年秦聽訟晉孝武帝寧康三年宋總明庚戌年周通道陳甲午年皆美也蜚廉桂觀四百尺觀望僊觀唐文宗會昌二年皆譏也書律博士始此終綱目書